

《血性女人》三部曲之一

何
鷹
著

女
儿
吟

延边人民出版社

女 儿 吟

何 鹰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刘德来

责任编辑:曲月胜

女儿吟

何 鹰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民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ISBN 7-80599-280-0/I·65

印数:1-5000 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7.5 印张 35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好汉让妻.....	(1)
第二章	绝不当妓女	(19)
第三章	寻找童男的野兽	(36)
第四章	第一号慰安妇	(54)
第五章	嫖妓致死的司令部官员	(69)
第六章	惊世骇俗的绝密计划	(84)
第七章	青春之路与专用军妓.....	(105)
第八章	日本军妓向中国男子大举进攻.....	(124)
第九章	异国情恋.....	(142)
第十章	秘密山洞的秘密女人.....	(162)
第十一章	男女私密.....	(179)
第十二章	充满死亡的试探.....	(197)
第十三章	告密者的嘴脸.....	(213)
第十四章	男女大周旋.....	(230)

第十五章	刮骨钢刀与色魔毙命.....	(249)
第十六章	狼吻.....	(266)
第十七章	献爱不献身.....	(288)
第十八章	封闭大山里的活人.....	(306)
第十九章	她袒露着自己向暴徒走去.....	(326)
第二十章	请向我开枪.....	(344)
第二十一章	向大山要男人.....	(363)
第二十二章	主动泄露私密的女人.....	(379)
第二十三章	凤上龙下.....	(394)
第二十四章	龙凤通道.....	(412)
第二十五章	不是处女的处女地.....	(432)
第二十六章	自由男女自由身.....	(451)
第二十七章	筑巢之前.....	(470)
第二十八章	马槽里的情侣.....	(494)
第二十九章	悬崖边上的死亡舞蹈.....	(512)
第三十章	玉臂红唇一杆枪.....	(530)

第一章 好汉让妻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不但是踩着太平洋的波涛，用他的舰队梦想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弄潮儿，也是东京青楼丛中白色肉浪中的弄潮儿。他是无数妓女和艺妓眼中的英雄人物。他不但长相英武，具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而且谙于床上绝技。被他“踏”过的“肉浪”，都久久不能忘怀他曾给予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快感。因此，山本五十六在军界有“青楼英雄”的绰号。他有许多崇拜者和“追星族”。许多军界将士都视他为楷模。

仓野次郎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崇拜者之一。他自诩为是陆地上的山本五十六；是个风流将军。他的部队开到哪里，他就在哪里找一个随军夫人。是采遍百花的情种，折千株弱柳的色狼。

如今，他率领他 一三〇二部队，奉命开到了“东边道”对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部队进行讨伐。

度过了几天枯燥的行军生活，仓野次郎又想闻闻花味了。但是，他是个有着少将军衔的部队长，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高级军官，总不能像地痞流氓和地赖恶少那样在街上尾随和追逐妇女吧！

他坐在绰号“黑老虎”的轿车里，眯着眼睛，做着他的采花梦。前边，一辆大卡车上乘坐着的是他的警卫人员，大约有一个班的兵力。车子的驾驶室顶上，支着一挺轻机枪，机枪手是个机灵的日本青年，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警惕地盯着前边，间或顾盼一下公路的左右。公路两侧，是逶迤的山岭。岭上，是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松树。没见过山的人，乍见了这起伏的群山和满山苍翠的松树，一定会感到很新鲜、悦目。但是，当你坐在车子里，行走了几天几夜，一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山和彼此无差别的松树，就会产生一种单调和枯燥的感觉。从仓野次郎到这个普通的机枪射手吉冈，都是同一种感觉。

但是打发这枯燥旅程的方式却是各自不同的。仓野次郎的头脑中浮现的是：他历次在不同的女人身上作爱时的乐趣，以及在下一个休息地如何猎取新的女人。

而机枪射手吉冈却想着年迈仍在北海道一个小镇教小学的父亲和两个正读着小学的妹妹，特别是他的小妹妹，正患着旁人最怕染上的病——肺结核，还有那日夜操劳的母亲……

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地位和不同处境的人，他们所关心，所牵挂的事情也截然不同。

前面就是长白山区里的一个小镇，人们都称它为清月镇。也许，这个小镇的走向如同一弯月牙；或者镇郊有一弯池沼，形似月状而得名。从山上流下来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注入这弯池沼里。这个镇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山有水，也是一处锦绣之地。

先头部队到达小镇之后，首先对周围的山林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有抗日联军的队伍，才让后续部队进了镇子。最后进入镇子的就是仓野次郎和他的警卫人员了。

清月镇地处山区，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常在这一带出没。但是，尽管如此，鬼子也没有放弃这个弹丸之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鬼子在这里也建立了基层伪政权。

镇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过去是一个小学校长。他对仓野次郎的到来，礼仪周到，但却说不上十分热情，却又说不上冷淡，倒有些不卑不亢，或者说是阴不阳。如果喝一杯水，最好是滚烫如沸，或者是冰凉煞口。难以下咽的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温吞水。这个镇长就是一杯温吞水。他既没有那种普通走狗的奴才相，不对主子曲意奉承。但是又绝对挑不出他的毛病。

他忠实地履行着镇长的职责，及时地组织全镇各界工商、士绅等头面人物，举行了在当地来说就算是十分豪华的欢迎宴会。那些与会者，也仿佛是和镇长一个模式，在致欢迎词中，只是提到“热烈欢迎贵军和仓野次郎将军莅临敝镇”以及“招待不周，敬请鉴谅”之类的客套话，而不唱那些应时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等高调。镇里这些头面人物的态度，真是令仓野次郎没有办法，想治他们的罪，又没有理由，你拿不出任何把柄说他们是“反满抗日”或是“私通赤匪”；不治他们的罪，他喝一肚子温吞水又不十分舒服。

好在，镇长对他的私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他将镇上最好的住处腾出来供仓野次郎安歇。这是全镇唯一的一幢二层

小楼。这幢小楼原是东北军一位团长的藏娇之处，他在这一带驻防时，将随军妇就安顿于此。后来，九·一八事变以后，那位团长跟着张学良退到了关内，这幢小楼便成了无主的不动产。现在是镇商会的办公处。

仓野次郎被安置在二楼居住。他下榻的这个房间，宽敞、明亮，可谓是窗明椅净，一尘不染。红油漆的地板，光可鉴人；天蓝色的窗框，悦人眼目，白纱窗帘，如霜似雪。那单人弹簧床上，叠放着洁白的被褥，令人想入非非。如果在这张床上，晚间拥搂着一个山林美人睡觉，该是何等惬意的快事呀！

但是，仓野次郎耻于提出这个要求。如果遇见摇尾乞怜、曲意奉承的走狗镇长，他早就不客气地提出这个带颜色的要求了。但是清月镇的这个混蛋镇长总是那么一付不阴不阳、不卑不亢的鬼模样，使仓野次郎难于启齿，他感到这个人有些中国人的骨气，在这样的中国人面前，如果要求为他找一个陪宿的女人，会让对方看不起，会误认为他这个堂堂的大日本国的皇军高级军官不过是没有女人就活不了的采花盗柳之徒。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镇长在掌灯时分却领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约有二十二、三岁，长相秀气，身材标致。说不上是一个美女，但至少也算是中上档次。在这边远山区来说，能寻到这样的一位女子，也是不容易的。仓野次郎非常高兴。

镇长依然用他那不卑不亢的声调说道：“将军大人鞍马劳顿，特差一女仆，前来伺候。山村女子，不懂礼貌，如有得罪，敬请原谅。”

仓野次郎司“性”的那根神经顿时兴奋起来；忽然觉得镇长这杯温吞水，也有了甜味，原来他不是一块死楠木疙瘩，也颇善解人意呢！他满心欢喜地对镇长说：“镇长想的真周到！”但是，他又怕丢了自己的身分，极力避免露出欣喜若狂的样子，故作无奈状，“不过，我们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之中，是轻易不近女色的……。”

镇长不待仓野次郎说出下半句，乘机插了一句：“如将军感到不便，我将这女子带回去就是了！”

仓野次郎急了：“不必不必，如果那样，就有悖于镇长的好意了。中国有句俗话，恭敬不如从命，就将这女子留下来，晚间茶水伺候吧！”

镇长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但稍现即逝：“那好，就让这女子留下来伺候将军大人好了。”

仓野次郎已是多日没尝到女人的肉味了。“饥不择食”，就是他此时的生动写照。

初夏的季节，天色黑得晚。仓野次郎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刚刚是午后五时。离天黑还有三四个小时，他哪里还等到那时候！他通知警卫：“我太疲倦了，需要早些休息，任何人不准打扰！”

警卫们立刻照办不误。

仓野次郎把白纱窗帘拉上，忘记了自己那大日本帝国皇军高级军官的身分，竟亲自动手将床上的被褥铺好，亲切地招呼着山村女子：“您过来！”

山村女子顺从地走了过来。

此刻对仓野次郎来说，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了。他以久

经训练的速度，熟练的解开了山村女子的衣扣，三下五除二，便拽下了她的内裤，露出山乡女子特有的，白细的肉体，再也不能自持的仓野次郎，顷刻变成了一条饿狼，扑向这只美丽的白天鹅……

仓野次郎尝到了山乡野味，大有“乐不思蜀”之势，日夜与这位白天鹅般洁白的女人颠鸾倒凤，如醉如痴。野花本来就是香的，而山里的野花更香。个中滋味，真是难以言喻。

仓野次郎于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他和他的警卫人员暂盘桓几日再走。在日本军队里，长官，特别是最高长官的旨意是高于一切的。谁敢说半个不字？

部队开拔了。

但是这个小镇却很安静。山民们都挺老实。抗日联军也不派人前来骚扰。仓野次郎夜以继日的玩够白天鹅的肉体之后，忽然想起他身负的神圣职责，于是对白天鹅说道：“我消灭了杨靖宇之后再回来和您团聚！”

白天鹅只是笑了笑。

仓野次郎忽然觉得白天鹅笑得有些神秘，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也许，近日来他日夜纵欲，心神劳瘁，神经有些衰弱的原故，抑或是他的疑心太重了。他再一次看了一下白天鹅的脸，那股神秘而又令人生疑的笑不见了，代之以恳切的回答：“我等着将军归来！”

仓野次郎放心了。

但是，当他和他的警卫人员上路之后，他的耳畔似乎又响起白天鹅说过的那句话：“我等着将军归来！”

这句话大有文章！

她只说“我等着将军归来”，而没有说“我等着将军胜利归来”。虽然她少说了仅仅是两个字，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胜利归来，或者是大败而归都是“归来”，但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活着“归来”，还是“魂兮归来”，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仓野次郎从白天鹅那抹稍纵即逝的冷笑，联想到她说的模棱两可的“归来”语，突然感到非同寻常。遥望前边，山路弯弯；道路两侧，山林茂密，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寒而慄。他命令司机：“停车！”

行驶在前边的那辆大卡车也随即停了下来。

“回清月镇！”仓野次郎命令。

“是，回清月镇！”司机调转了车头。

前边的那辆大卡车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最后终于也将车头调了过来。机枪手吉冈紧紧地伏在机枪后边，眼睛向林子不安地瞭望着。

仓野次郎之所以这样决定，也足以证明了他的狡诈。他知道，大部队已开拔数日，如果在这附近遇到了麻烦，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但是如果回清月镇，那里起码还有一个伪政权，还有百八十人的保安队和几十名警察，这些机构的头头们的家属都住在本镇，他们不敢轻易得罪皇军，更不敢有与皇军为敌的行为。所以，回清月镇，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了。”

仓野次郎的黑老虎轿车和护卫他的大卡车刚刚调过头来，从大道两侧的密林里便射过来一片又一片密集的子弹，他的小轿车被打坏了，轿车被迫停了下来。仓野次郎假下坐席，

连头也不敢抬，像猫一样地弓着身子。

卡车里，有四五名警卫中弹身亡。而吉冈却操着那挺支在驾驶室上的机枪，拼命地向两侧的树林里射击着。卡车司机见仓野次郎的轿车抛锚了，便向前边开去，驶到小轿车旁边。这时，卡车上又有三四名鬼子中弹，只有三名鬼子还能操枪反击。而吉冈不知道为什么还安然无恙。他仗着卡车里有充足的机枪子弹，一边猛烈地射击，一边大声地招呼着仓野次郎：“将军，请快到卡车的驾驶室里来！”

但是，仓野次郎怕被击中，隐在轿车里不敢出来，卡车司机刚打开车门去接仓野次郎，肩部就中了一颗子弹，他刚欲倒下，便靠在了车门上。吉冈见状，忙跳下车箱，跑进黑老虎小轿车，拽开车门，将仓野次郎拽了出来，背在身上，往大卡车的驾驶室跑去。轿车里的司机和一名参谋已中弹毙命，就无需救助了。

这时，受了伤的卡车司机已挣扎着回到驾驶室里，他打开车门，让吉冈把仓野次郎安顿在驾驶室里。吉冈看了看司机受伤的左臂：“还能开车吗？”

司机咬了咬牙：“能！”

吉冈跳上车箱，见只有一个鬼子还在射击，他操起机枪，猛烈地向两侧过来的武装人员射击着，顿时有五六名抗联战士跌扑在地上，其余的也都趴在地上躲避着吉冈射过来的子弹。吉冈一边射击着，一边朝着司机大声叫喊：“混蛋，还等着什么，还不赶快开车！”

司机终于将车子发动着了，猛地踏了一下油门，车子向前蹿了一下，便开动了。仓野次郎仍然不敢直起腰来坐着，他

尽量伏着身子，只埋怨自己不能像刺猬那样缩成一个球状物体蜷缩在坐位下边，好减少着弹面积。

在驾驶室顶上，吉冈的那挺机枪还在响着，这使卡车赢得了时间，终于冲出了突袭者的伏击圈。

但是，吉冈的机枪还在响着。他将机枪从驾驶室的顶上拿下来，抱在怀里，向后边射击着，虽然从枪口喷出去的子弹对伏击者已经够不成什么威胁了，但是他仍在固执地射击着。

仓野次郎意识到已经脱离了危险，便直起腰来，通过驾驶室的后窗往车箱里看了一下，十几名警卫人员，除了吉冈一人之外，都已阵亡了。吉冈则像一个机器人似地，仍然在那里不停地射击着。仓野次郎发觉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便命令带着伤仍坚持开车的司机把车子停了下来，他打开车门，踏在踏板上，招呼吉冈：“喂，下士，不必射击了，我们已经冲出了匪军的包围圈！”

吉冈听见喊声，才停了射击，两只手一扬，机枪吧哒一下就掉在车箱里，接着他自己也倒了下去，原来他也挂了彩。仓野次郎关上车门，问司机：“能坚持吗？”

“能。”

“好，加快速度！”

“是！”

车子风驰电掣般地向清月镇驶去。

仓野次郎坐在驾驶室里，脑子里打印出一个又一个问号。他这次遭到伏击，对方显然是有预谋的。最可疑的就是那个镇长和白天鹅，一定是他们将他最后出发并离开了大队人马

的消息透露给了伏击部队，才使他和警卫人员在中途遭到袭击，若不是机枪手吉冈拼死掩护和司机带伤坚持开车，他这个花花太岁的命就葬送在这可怕的大山丛中了！

复仇的心理，使他如坐针毡，他决心回到清月镇之后，一定要找到那个可恶的镇长和那个白天鹅！他要杀死他们，他要用他们的头颅来示众。

同时，他也要重赏这次掩护他死里逃生的吉冈和司机！

仓野次郎一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事，一边下意识地看着从窗外闪过去的树影。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他的眼帘：“怎么会是她？”

他看见了白天鹅，只是一闪，就钻进了树丛。强烈的复仇心理，使他忽略了保护自己，他命令司机：“停车！”

他取出望远镜，打开车门，站在车踏板上。向树丛了望着，突然，一颗枪弹随着：“啪”地一声脆响，猝然飞了过来，仓野次郎觉得有谁踢了他的裆部一脚，就站不稳了，他连忙退回到座位上去，关上车门，命令司机：“快开车，快！”

车箱里，因为吉冈受了伤，正在昏厥中，再也没有人掩护他，他不敢恋战，就是明知白天鹅只有她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他也不敢停留，因为这个女人有枪，有杀人的能力，他的报复心理被她手中的枪击碎了。击碎的岂止是他报复白天鹅的心理，还有他的裆部里那个物体，那个男人赖以传宗接代，赖以在女人身上纵欲狂欢的物体。他觉得一阵阵钻心地疼痛，便解开了裤腰带，不禁大吃一惊：“他的那个物件已变成了一个血葫芦似的东西，他的睾丸被击碎了。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在女人身上纵欲的权利而感到绝望，

仓野次郎昏厥过去了。

仓野次郎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在清月镇的一家诊所里。

清月镇没有鬼子的驻军，只有一个担任副镇长的日本文官，唯一的武装就是一个伪保安中队。副镇长刚从县里听取县长训话回来，方知仓野次郎受伤一事，连忙将他送进了这家全镇最高级，也是唯一的一家诊所。

“将军，您醒啦？”副镇长毕恭毕敬地问道。

“混蛋！”仓野次郎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并不影响表达他的愤懑。

“是！”日本副镇长鞠了一躬。

“我的司机和机枪手在哪里？”仓野次郎总算还没有忘记救他的士兵。

“报告将军，他们在您的隔壁房间里。司机的伤很轻，那位机枪手已经苏醒过来，据大夫讲，没有生命危险。”副镇长答道。

“镇长和他找来的那个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仓野次郎耻于说出他裆部的伤是白天鹅所为。

“报告将军，镇长和那个女人都不见了！”副镇长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

“难道他们在这个镇子里没有家属？”

“是的！”

“你们为什么委任一个身分不明的人当镇长？”

“我也问过这件事，此人是吉林市市长介绍来的！”

“唔！”仓野次郎记住了这件事，他回去一定要找这个吉林市长算帐！

“你去，把大夫找来！”仓野次郎命令副镇长。

大夫应召而至。

“你是这个诊所的大夫？”

“是的。”

仓野次郎朝副镇长等人挥了挥手：“你们先出去，我和这位大夫谈点私人的事！”

副镇长领着随从走了出去。

仓野次郎指了指他的裆部：“我的伤你都看见了？”

“是的，不但看了，而且还进行了合理的处置。”

“能好吗？”

“很快就会痊愈的！”

“不，”仓野次郎有些不耐烦。“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的这个……唔，也就是你们中国人称之为鸡巴的东西，还能在女人身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吗？”

“噢，您是问这个呀！”

仓野次郎睁大了眼睛，似乎抱有某种希望：“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夫摇了摇头：“很困难！”

“没有一点希望了？”仓野次郎仍没死心。

“暂时没有希望。”

“那么今后呢？”

“那就看科学的发展了！”

仓野次郎终于听明白了，他的这个物件是废了。这个大夫虽然很滑头，不肯一锤定音，故意留一根希望的尾巴，但是仓野次郎也不是傻瓜，他是个中国通，对汉语如同日语一